

# 草萍驿明代名人留诗浩繁

王春国

常山草萍驿,是华夏交通线上举足轻重的驿站。自唐至清末驿道时代,草萍因驿设而聚民,渐成村落,乃至形成“一街两省”的独特街市。如今,它更是浙赣边际合作发展的热土,新街兴起,商旅繁盛,仿佛重现昔日驿站风华。

翻阅史籍,特别是浙江省社科院张宏敏博士关于王阳明与草萍驿的研究,令人深感此地不仅在唐宋地位显要,至明代更汇聚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斑斓足迹与不朽诗篇。本文即结合典籍、张博士的论证及常山的地域底蕴,对草萍驿的明代题咏略作考析。

首先从明代刑部尚书林俊(号见素)说起。他因公务往返、任职多地,常经草萍,在此留下多首题壁诗。其中最著名的是七言律诗《草萍驿》:“投迹丘樊分所当,萍踪深自愧梯航。可应倦足能千里,又是浮名博一忙。问俗颇惊人事异,望乡时见海云苍。钓台地近暂重过,我欲回辔醉白堂。”此诗作于其1484年谪后复职途经草萍时,诗境与心境的交融,意外引发了后世诗人的广泛共鸣,为草萍驿平添了深厚的文化积淀。

草萍驿区位特殊,南来北往者众。正德三年(1508),王阳明赴谪贵州龙场,过草萍时见到林俊题诗,当即唱和《草萍驿次林见素韵奉寄》:“山行风雪瘦能当,会喜江花照野航。本与宦途成懒散,颇因诗景受闲忙。乡心草色春同远,客鬓松梢晚更苍。料得烟霞终有分,未须连夜梦溪黄。”此后,他平宁王之乱献俘再度经过时,

又作《书草萍驿二首》。林、王二人的题壁,仿佛树立了诗意的标杆,吸引众多明代名士驻足吟咏。

例如,王阳明的同乡、江西巡抚孙燧,1515年后常过草萍,见壁间诗作,亦感怀而和《常山草萍驿中和见素先生韵》,诗中“身从许国频加爱,发为忧民忽变苍”之句,尽显忠忱。后孙燧在江西殉难,其子孙燧寻仇路过,见父亲遗诗,悲愤交加,作《常山道中闻先忠烈之变……愤激赋此》,字字泣血,令人动容。

诗人之情,常因景而生。明代理学家吴与弼路过时,便留下《草萍驿》:“暂息草萍驿,心安即我庐。万山新雨霁,安枕黑甜余。”以及《草萍二首》,描绘出“好山迎送程程秀,咫尺云帆是浙江”的明丽风光,体现了驿站环境给予诗人的宁静与灵感。

草萍作为浙赣门户、官方驿站,每日行人无数,影响力巨大。在此题壁留诗,既是才情的展示,也是心志的抒发,诗人之名遂与驿站之誉同载史册。因此,明代官员文士途经此题诗唱和,几成风尚,形成了全国罕见的文学互动现象。这一壁壁诗篇,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沉淀,更是彼时交通与文化交流的生动见证。

继林、王之后,诸多名臣才子过往草萍,见前贤诗壁,纷纷提笔应和。明成化年间,松江人张弼(1425-1487),字汝弼,号东海,因出任江西南安知府,途经草萍驿而留有《宿草萍驿次林都宪见素题壁韵》:“四面山岚一面当,肩舆虽稳不如航。潦侵径溪桥滑,日转移春色满草堂。”另有

《再次前韵题草萍驿壁》:“万里征途莫可当,山行乘蹻水行航。男儿随地分如此,我欲南搜海若堂”。

明成化二十三年(1487)进士,江西丰城人杨廉(1452-1525),字方震,号月湖,官至南京礼部尚书,卒赠太子少保。因公务往返,他常途经草萍驿。一次宿于驿中,见同僚林俊题诗,遂次韵作《草萍驿睹林见素题壁诗因念其征蜀未还遂借愿韵奉寄见素》:“从来一面要才当,可是悠悠野水航。安国胸中论出处,伊川事外别闲忙。艰危往日知心赤,经略频年想鬓苍。廊庙江湖原一致,不妨庙宇自看堂”。

明弘治十二年(1499)进士,福建长乐人谢廷柱,字邦用,号双湖,著有《双湖集》,官至大理评事。他路过草萍驿时,因见林俊题壁,遂留诗《过草萍驿次林见素壁间韵》:“济时才力孰相当,只费官舆与驿航。鬓雪为谁销日短,岭云无意伴人忙。灵山骨立因秋瘦,怀玉姿生结暮苍。故国眼中归未得,二疏风节愧堂堂”。

……

这些诗作,或感怀国事,或抒写宦情,或描摹风物,共同构成了草萍驿深厚的诗歌长廊。

名人足迹斑斓,诗篇浩繁,阅尽明代风云。草萍驿,这片承载着浓浓家国情怀、友朋共勉与诗心互动的人文高地,至今仍引人神往。行走于这“一街两省”的门户之地,仿佛仍能听见历史的回响,感叹之余,或许也生发提笔的冲动。

# 茶油润岁 宋韵流芳

梁木

冬月的风带着清冽的诗意,我们踏歌而行,赴一场与“油茶原乡”芳村镇的约定。

沿着浸润着宋韵的街巷前行,“宋韵芳村·油茶原乡”的匾额在暖阳下泛着温润的光。院场内的“芳创”“芳油”“芳展”等标识,无不诉说着对油茶的深情。芳华初心馆静立,智能健身广场与水阁亭广场相映成趣,古老与现代在此相拥。

走进油茶工坊,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攫住心神:八台古色古香的“木龙榨”分列两旁,黝黑的木质泛着岁月包浆,如沉睡的巨龙。其中一台已然苏醒,榨油师傅赤膊挥汗,随着撞杆一次次猛烈撞击,“嘿哟——嘿”的号子高亢嘹亮,穿透梁柱。金黄透亮的山茶油随之缓缓流淌,草木清香弥漫开来。这醇香,将我的思绪也拽进了旧时光。

我的老家屋后,曾有一大片油茶林,那是童年的乐园。油茶树冠茂密,是捉迷藏的绝佳去处。春夏之交,我们爬上树梢,摘下肥厚的茶片与茶泡,清甜满口;秋日,柔韧的茶枝成了天然秋千,我们晃荡着看云卷云舒;冬日,油茶花如霜似雪,我们掐来空心茅草茎,探入花蕊轻嚼,那蜜糖般纯粹的香甜,至今难忘。

每年霜降过后,便是油茶果成熟的时节。我们跟着生产队上山采摘,热闹的劳动场面历历在目。那时偶有因“插花山”界线模糊而生的小争执,但都为集体,转眼便笑语如初。后来实行责任制,油茶山分到各家。摘果前,邻里会默契地一同分界、同时开工,先理清边界再采摘,那份淳朴的默契维系着乡里和睦。

茶果收回家,需晾晒至开裂,露出乌亮茶籽。夜晚,家家围坐,就着如豆的煤油灯光细细剥拣,常熬到眼皮打架,才在相互催促中歇下。剥好的茶籽挑到榨油坊,看着师傅赤脚踩饼、装榨、撞木,浓郁油香随之四溢,那是最诱人的丰收气味的。

换回的茶油,在母亲心中无比金贵,平日炒菜不舍得多用,逢年过节或款待贵客才慷慨取出。它也是馈赠城里亲友的佳品,“山里的精华,最养人。”母亲在油茶山下守了一辈子,默默看着子女们走出大山又归来。后来她老了,就像那些老油茶树一样,耗尽了岁月,最后也葬在了茶树根下,与油茶林永远相伴。

回溯历史,油茶在常山的扎根尤为深厚。新中国成立之初,全县已有近10万亩油茶林。1971年全国棉、油、糖会议上,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我县代表,详细询问油茶生产。殷切关怀如春雨润泽,极大鼓舞了乡亲,全县油茶林一度扩展至近20万亩,漫山翠绿成了常山最动人的底色。据芳村猷猷、寿源等地的族谱记载,本地油茶种植史更可追溯至宋末元初。

如今行走乡间,漫山油茶依旧葱郁,冬日的白花点缀翠岭,清香醉人。与山农闲聊,他们笑颜开:这树全身是宝!茶籽榨油,天然健康;茶花悦目又供蜜,枝干可作柴薪或农具;它生命力顽强,就算在贫瘠的山坡上也能茁壮成长。常山“传统榨油技艺”已列入省级非遗,常山更是著名的“中国油茶之乡”,“冬季到常山看茶花”已成旅游名片。

从《山海经》中的“员木”到如今的“东方橄榄油”,从古老的木龙榨到现代产业,油茶这枚穿越两千多年的“山珍”,在常山不断焕发新生。冬月的芳村,茶油飘香,宋韵流芳。那流淌的金黄,不仅滋养了漫漫岁月,更温润了无尽乡愁,在时光的长河中,静静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篇章。

